

人 亲

王愿坚 著

081



文学小丛书

亲 人

王愿坚著

94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五九年·北京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320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03号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书号 1232 字数 50,000 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2 1/2

1959年4月北京第1版 1959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0001—60000册

定价(2) 0.19元

“大家要学点文学”，“劳动人民应是文化的主人”，这是党的号召。但大家搞社会主义生产大跃进，时间有限；我们为此出版这套“文学小丛书”，选的都是古今中外好作品。字数不多，篇幅不大，随身可带，利用工休时间，很快可以读完。读者从这里不仅可以获得世界文学的知识，而且可增强认识生活的能力，鼓舞大家建设社会主义新生活的热情。

前 言

本書所选的短篇小說，是王愿坚同志近年来比較优秀的作品。

“党費”中刻划了一位对党无限忠誠的女共产党员，把革命事业的需要看得高于自己的生命，为党献出一切。“粮食的故事”写老根据地农民千方百计运粮上山，支援游击队，甚至不惜忍痛牺牲亲人的故事。“媽媽”通过地下工作者和自己儿子悲欢离合的遭遇，表現了一个女共产党员忠于革命、舍己为人的高貴品質和革命的母爱。“三人行”写的是长征中过草地时，三个受伤的战士的坚韧精神和阶级友爱。“亲人”描叙了一个烈士的父亲誤認司令員为自己已死的儿子，这位司令員則加以默認，尽力替烈士奉养父亲，充滿了深刻的阶级感情。“普通劳动者”中的將軍，作为普通劳动者，和战士們在一起劳动，表現了人民軍隊的优良传统

和可貴的共产主义劳动精神。这些短篇小說反映了历史上严酷的革命斗争，塑造了久經考驗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真实形象。作者满怀真诚的革命热情，从革命历史和一些老战士的生活中选取題材，把握住人物在革命斗争和日常生活中的思想、感情和行动，有声有色地刻划出明朗的英雄形象，并且揭示了他們的精神面貌。这些英雄怀有崇高的革命信念，对党无限忠诚，对待同志朴实亲切，对敌斗争英勇刚强。他們为人民創建了不朽的革命業績，为后代树立了光輝的榜样。这些作品以崇高的革命激情感染着人們，以忠于革命、艰苦奋斗的共产主义精神，向青年进行革命传统的教育。

作者王愿坚，一九二九年生于山东省諸城县。一九四四年参加革命。一九四五年参军，在部队里曾先后担任宣传、編輯和記者工作，現在任“解放軍文艺”編輯。他的作品，現已出版“党費”和“后代”两部短篇小說集。作者在“后代”的后記中写道：“近几年，因为工作关系，見到了一些老战士。我是怀着深深的敬意和强烈的激情去認識和

了解他們的。他們的斗爭經歷是那麼曲折動人，他們的精神品質是那麼美麗、崇高。我覺得我們今天走着的這條幸福的路，正是這些革命前輩們用生命和鮮血給鋪成的；他們身上的那種崇高的思想品質，就是留給我們這後一代人最寶貴的精神財富。”這些話，也可作為我們讀本書時的參考。

編 者

目 次

党費.....	1
糧食的故事.....	18
媽媽.....	46
三人行.....	68
亲人.....	76
普通劳动者.....	98

党 費

每逢我領到了津貼費，拿出錢來繳黨費的時候，每逢我看着黨的小組長接過錢，在我的名字下面填上錢數的時候，我就不由得心里一熱，想起了一九三四年的秋天。

一九三四年是我們閩粵贛邊區鬥爭最艱苦的開始。我們那兒的主力紅軍一部分參加了“抗日先遣隊”北上了，一部分和中央紅軍合編，準備長征，四月天就走了。我們留下來堅持敵後鬥爭的一支小部隊，在主力紅軍撤走以後，就遭到白匪瘋狂的“圍剿”。為了保存力量，堅持鬥爭，我們被逼迫得上了山。

隊伍雖然上了山，可還是當地地下鬥爭的領導中心，我們支隊的政治委員魏杰同志就是這個中心縣委的書記。當時，我們一面瞅空子打擊敵人，一面通過一條條看不見的交通綫，和各地地下

黨組織保持着联系，領導着鬥爭。敵人看看“整”不了我們，竟使出了一個叫做“移民并村”的絕“着”，把山脚下、偏僻的小村子的群眾統統強迫遷到靠平原的大村子去了。敵人這一“着”來的可真絕，切斷了我們和群眾的联系，我們各地的組織也被搞亂了，要堅持鬥爭就得重新組織力量。

上山以前，我是干偵察員的。那時候整天在敵人窩里逛蕩，走到哪里，吃、住都有群眾照顧着，瞅准了機會，一下子給敵人個“連鍋端”，歼滅個把小隊的保安團，真干得痛快。可是自打上了山，特別是敵人來了這一手，日子不那么愜意了；生活艱苦倒不在話下，只是過去一切生活、鬥爭都和群眾在一起，現在驕地離開了群眾，可真受不了；渾身有勁沒處使，覺得真憋得慌。

正憋得難受呢，魏杰同志把我叫去了，要我當“交通”，下山和地方黨組織联系。

接受了這個任務，我可是打心眼里高興。只是，這件工作跟過去當偵察員有些不一樣，任務是秘密地把“并村”以後的地下黨組織聯絡起來，沟

通各村党支部和中心县委——游击队的联系，以便进行有组织的斗争。去的落脚站八角坳，是个离山较近的大村子，有三四个村的群众新近被迫移到那里去。要接头的人名叫黄新，是个二十五六岁的媳妇，一九三一年入党的。一九三二年“扩红”的时候，她带头把自由结婚的丈夫送去参加了红军。以后，她丈夫跟着毛主席长征了，眼下家里就剩下她跟一个才五岁的小妞儿。敌人实行“并村”的时候，把她们那村子一把火烧光了，她就随着大伙来到了八角坳。听说她在“并村”以后还积极地组织党的活动，是个忠实、可靠的同志，所以这次就去找她接头，传达县委的指示，慢慢展开活动。

为望
送红
（也）
家

这些，都是魏政委交代的情况。其实我只知道八角坳的大概地势，至于接头的这位黄新同志，我并不认识。魏政委怕我找错人，在交代任务时还特别嘱咐说：“你记着，她耳朵边上有个黑痣！”

（记）
（硬）
（用）

就这样，我收拾了一下，换了身便衣，就趁天黑下山了。

八角坳离山有三十多里路，再加上要拐弯抹角地走小路，下半夜才赶到。这庄子以前我来过，

那时候在根据地里象这样大的庄子，每到夜间，田里的活干完了，老百姓开会啦，上夜校啦，锣鼓喧天，山歌不断，闹得可热火。可是，现在呢，鸦雀无声，连个火亮儿也没有，黑沉沉的，活象个乱葬岗子。只有个把白鬼有气没力地喊两声，大概他们以为根据地的老百姓都被他们的“并村”制服了吧。可是我知道这看来阴森森的村庄里还埋着星星点点的火种，等这些火种越着越旺，连串起来，就会烧起漫天大火的。

我悄悄地摸进了庄子，按着政委告诉的记号，从东头数到第十七座窝棚，蹑手蹑脚地走到窝棚门口。也奇怪，天这么晚了，里面还点着灯，看样子是使什么遮着亮儿，不近前是看不出来的。屋里有人轻轻地哼着小调儿，听声音是个女人，声音压得很低很低的。哼的那个调儿那么熟，一听就听出是过去“扩红”时候最流行的“送郎当红军”；

.....

五送我郎当红军，

冲锋陷陣要爭先，
若为革命牺牲了，
偉大事业依担承。

.....

十送我郎当紅軍，
临別的話儿記在心，
郎当紅軍我心乐，
我作工作在农村。

.....

好久沒有听这样的歌子^{yù}了，在这样的時候，听到这样的歌子，心里真覺得熨貼。我想得一点也不錯，群众的心还紅着哩，看，这么艰难的日月，群众还想念着紅軍，想念着扯起紅旗鬧革命的紅火日子。兴許这哼歌的就是我要找的黄新同志？要不，怎么她把歌子哼得七零八落的呢？看样子她的心不在唱歌，她在想她那在长征路上的爱人哩。我

現代心理學

在外面听着，真不愿打断这位紅軍战士的妻子对紅軍、对丈夫的思念，可是不行——天快亮了。我連忙貼在門边上，輕輕地敲了敲門。

歌声停了，屋里頓時靜下来。我又敲了一遍，才听見脚步声走近来，一个老媽媽开了門。

我一步迈进門去，不由得一怔：小窩棚里挤挤巴巴坐着三个人，有两个女的，一个老头，围着一大籃青菜，头也不抬地在摘菜叶子。他們的态度都那么从容，象没有什么人进来一样。这一来我可犯难了：到底哪一个是黃新？万一認錯了人，我的性命事小，就会带累了整个組織。怔了一霎，也算是急中生智，我說：“噢，該不是走錯了門了吧？”

这一“着”很有效，几个人一齐抬起头来望我了。我眼珠一轉，一眼就看見在地鋪上坐着的那位大嫂耳朵上那顆黑痣了。我一步搶上去說：“黃家阿嫂，不認得我了吧？卢大哥托我带信来了！”末了这句话是約好的暗号，原来这块儿“白”了以后，她一直說她丈夫卢进勇在外面一家香店里給人家干活。

別着人家是妇道人家，可也着实机灵，她滿脸

堆笑，象招呼老熟人似的，一把扔給我个木凳子让我坐，一面对另外几个人說：“这么的吧：这些菜先分分拿回去；鹽，等以后搞到了再分！”

环境
人物

那几个人眉开眼笑地望望我，每人抱起一大抱青菜，悄悄地走了。

她也跟出去了，大概是去看动静去了吧。这功夫，按我們干偵察員的习惯，我仔細地打量了这个紅軍战士的妻子、地下黨員的家：这是一間用竹篾子糊了泥搭成的窩棚，靠北牆，一堆烂稻草搭了个地鋪，地鋪上一堆烂棉套子底下，一个小孩子睡得正香。这大概就是她的小姐儿。牆角里三块石头支着一个黑乎乎的砂罐子，这就是她煮飯的鍋。再往上看，靠房頂用几根木棒搭了个小閣楼，上面堆着一些破烂家具和几捆甘蔗梢子……。

环境

正打量着，她回来了，关上了門，把小油灯遮严了，在我对面坐下来，說：“刚才那三个人也是自己人，最近才联系上的。”她大概想到了我刚进門时的那副情景，又指着牆角上的一个破洞說，“以后再来，先从那里瞅瞅，别出了什么岔子。”——看，她还很老練哪。

人物

劉
他
人
物
特
點
有
像
用
這
音
來
表
現
物

她看去已經不止政委說的那年紀，倒象个三十开外的中年婦人了。头发往上攏着，挽了个髻子，只是头发嫌短了点，当年“剪了头发当紅軍”的痕迹还多少可以看得出来。脸不怎么丰满，可是两只眼睛却忽悠忽悠有神，看去是那么和善、安詳又机警。眼里潮潤潤的，也許是因为太激动了，不多一会儿就撩起衣角擦擦眼睛。

半天，她說話了：“同志，你不知道，跟党断了联关，就跟断了綫的风箏似的，真不是味儿啊！眼看着咱老百姓遭了难处，咱們紅軍遭了难处，也知道該斗争，只是不知道該怎么干，現在总算好了，和县委联系上了，有我們在，有你們在，咱們想法把紅旗再打起来！”

本来，下山时政委交代要我鼓励鼓励她的，我也想好了一些話要对她說，可是一看刚才这情况，听了她的話，她是那么硬实，口口声声談的是怎么坚持斗争，根本沒把困难放在心上，我还有啥好說的？干脆就直截了当地談任务了。

我刚要开始传达县委的指示，她驀地象想起什么似的，說：“你看，見了你我喜欢得什么都忘

了，該弄点东西你吃吃。”她揭开砂罐，拿出两个紅薯絲子拌和菜叶做的窩窩，又拉出一个破饅子，在里面掏了半天，摸出一块咸蘿苣，递到我脸前說：“自从并了村，离山远了，白鬼看得又严，什么东西也送不上去，你們可受了苦了；好的沒有，湊合着吃点吧！”

走了一夜，也实在有些餓了，再加上好久沒見鹽味儿了，看到了咸菜，也真想吃；我沒怎么推辞就吃起来。咸菜虽說因为缺鹽，腌得带点酸味，吃起来可真香。一吃到咸味，我不由得想起山上同志們那些黃瘦的脸色——山上缺鹽缺得凶哪。

一面吃着，我就把魏政委对地下党活动的指示，传达了一番。县委指示的問題很多，譬如了解敌人活动情况，組織反收租夺田等等，还有一些可能遇到的困难和办法。她一边听一边点头，还断不了問几个問題，末了，她說：“魏政委說的一点也不假，是有困难哪，可咱是什么人！十八年^①上刚

① 十八年指民国十八年，即一九二九年。閩西根据地的革命政权，大都是一九二九年“夏收暴动”以后建立的，所以当地群众多用“十八年”作为翻身的分界线。